

紅魔劫

陳布雷與女兒陳璉

從至親到陌路

政治思想父女對立

(一) 陳璉兒女與雷布陳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智囊人物，是國民黨的高層重要決策者，在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陳老夫語)之時，成爲一個三民主義的殉葬者。其女陳璉是共產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一個共產主義的殉葬者。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政治大風浪中，這兩個政治上的對立者卻出在一個家庭之中，以父女的形式出現。從血緣關係上講，陳璉是陳布雷的女兒。從人的品質上講，陳布雷身上一切好的品德，陳璉也都繼承了下來。從家庭關係上講，陳布雷極爲鍾愛這個女兒，又憐惜這個女兒；而陳璉也十分敬重父親爲人的正直無私，清廉自守，謙沖淡泊，以誠待人，重信義，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從政治上講特別在抗戰勝利之後，陳布雷和陳璉處於絕對對立的地位；從他們的人生結局上講，他們父女二人都忠誠於自己的信仰，而又在這個信仰遇到挫折之時爲之去殉難的人。悲夫！陳布雷！悲夫！陳璉！

驟喪愛妻悲痛萬狀

陳布雷原名陳訓恩，字彥及，清光緒十六年十月四日(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於浙江省寧波府慈谿縣西鄉官橋。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九月，陳布雷年二十歲，與楊宏農在慈谿結婚；夫妻二人感情至篤。一九一一年夏，陳布雷在浙江高等學堂畢業，至上海《天鐸報》任撰述記者，到一九一一年，陳布雷三十歲時，已經有三兒(泉兒、泉兒、皓兒)兩女(細兒與憐兒，憐兒即陳璉)。這年秋天十月三日，楊宏農生了憐兒之後，卻得了產褥熱病歿。陳布雷是個感情豐富的人，驟喪愛妻，悲痛萬狀，昏昏茫茫，幾致神經失常；遷怒及於剛生下的嬰兒。一天，陳布雷一個人在房裡像得了歇斯底里症一樣，把哇哇啼哭的嬰兒捉起來要塞進痰盂裡把她溺死，家裡的人聽到嬰兒的哭聲異常，急忙衝進屋內，陳布雷又像發瘋似的把嬰兒往窗外擲去幸而窗外的篾棚架，把嬰兒的襁褓給托住了，家人急忙跑到樓下，

● 劉民達

把嬰兒從棚架上抱下來，由外婆抱到慈谿家去扶養。當拾起嬰兒抱到陳布雷面前時，陳布雷也很感動，撫摸著嬰兒嘆道：「我可憐的孩兒呀！是作爸爸的不是！」事後，陳布雷在衆子女中卻加意愛憐這個嬰兒，遂取名憐兒，托付給憐兒的外婆來扶養。一九二〇年，陳布雷把細兒留在老家托人照料，把三個兒子泉兒、泉兒、皓兒寄養到寧波兒童公育社中；六月，應商務印書館之聘，到上海參加《韋氏大字典》的編譯工作。一九二一年元旦，湯節之等籌辦的《商報》在上海出版，陳布雷任編輯主任。同年十一月，經人介紹，陳布雷與王允默在寧波結婚，住上海卡德路安慶里；其子泉兒、泉兒、皓兒及女細兒均至上海入寰球小學。只有憐兒仍在慈谿外婆家中。這樣，憐兒自幼就在家鄉受的教育，在慈谿讀的小學。憐兒入學時，即取名陳憐兒。後來，憐兒的姐姐細兒也由上海轉學到鄞縣；細兒的學名叫陳璉。

一心爲國全力抗戰

一九三三年，陳布雷任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全家都遷居杭州；陳琇、陳憐兒也分別由鄞縣和慈谿到杭州來讀書。陳琇已在鄞縣讀了一年初中，陳憐兒這年在慈谿小學畢業；兩人到了杭州。陳布雷讓陳琇插班杭州師範普通科二年級，要陳憐兒考杭州幼師科一年級。這時剛剛興辦的簡易師範，一般附設在省立師範學校；普師科是五年制，幼師科三年制，均招收小學畢業的學生，實行全公費，一般都是家庭貧寒的子弟畢業，讀不起中學，才來考這種簡易師範的。陳布雷當時是堂堂的省教育廳長，又不是供給不起子女讀中學，卻要兩個女兒去進貧寒子弟才進的簡易師範（通稱簡師）。陳布雷對子女的這樣教育，和當時達官貴人想方設法送子女進入「拔尖」學校或貴胄學校截然不同。

陳憐兒在一九三六年暑假從杭州師範幼師科畢業，虛年才十七歲，就背著父親去報考省立杭州高級中學。這是浙江省掛頭牌的學校，因為陳憐兒平日用功，看了不少文學、歷史類的書籍，又跟著哥哥們學習了英文。居然一個幼師畢業的學生考取了杭高。杭高的功課很嚴格，一年級要淘汰不少學生。陳憐兒拼死拼活把英文跟上，數理也能應數；至於史地、國文，陳憐兒是完全游刃有餘。杭高有個規定，不管學生家住杭州城內或外地，一律住校，家住本市的學生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住宿一夜，星期日下午又必須到校。不久，陳布雷又調到南京工作，

在杭州的家也隨之搬到南京。陳憐兒只和姐姐陳琇在杭州讀書。陳憐兒在杭高才讀一年，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大戰爆發了。七月月底，陳布雷隨從蔣介石在結束廬山的許多事務後，就攜眷回到南京，很快又把家眷送回到慈谿。「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後，陳布雷身居樞樞，知道國民政府決定將遷都重慶，就要家居慈谿的夫人王允默及幼子陳礫乘卡車到九江，然後搭輪船到重慶。這時，陳憐兒還正在杭州高中讀書。車到蕭山時，王允默才派人把陳憐兒帶上車子。王允默雖是陳憐兒的繼母，但對陳憐兒也愛如己出。他們到了九江，已有陳布雷派人安排好船票艙位，先到漢口，由漢口再換船到重慶，當年十月就在重慶北碚賃房住下。陳琇在杭州師範已是普師科五年級學生，只差大半年就可以畢業；陳憐兒此時也無學可上。一九三八年春季開始，她們姐妹兩人就在北碚小學教了一學期書。陳布雷這時隨最高統帥部日理萬機，把家小及早送到重慶後，也不再為家事困擾，一心為國，全力為抗戰工作。

出籠小鳥任意翱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淪陷，江蘇全省大震；接著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很快都陷於敵手。蘇南各有名的中學（如蘇高中、常州中學、鎮江中學）都來不及遷校。地處長江北岸的省立揚州中學校周厚樞，請示由鎮江搬到揚州的教育廳；教育廳命

該校校長周厚樞率領教師學生遷校武漢向教育部請示。周校長率領部份教師和學生到了武漢，奉教育部指令在四川合川成立以省立揚州中學和省立淮安中學為基礎的國立四川中學，任原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為四川中學校長，任原淮安中學校長孫為靈為副校長。一九三八年夏，國立四川中學又繼續收容江浙兩省流亡到四川境內的中等學校師生，登記的手續很簡便，只要有原來學校的任何證明文件即可。陳憐兒在一九三七年夏考入杭高的，也上了不到半學期的課；一九三八年秋季開學，按登記分派應當上三年級。國立四川中學的女子部又在北碚，陳憐兒很快就改憐為諧音璉，名叫陳璉登記，進了國立四川中學高中三年級。這年年底，教育部按各國立中學成立先後順序，更名為第一第二……按順序，國立四川中學序列排為第二，稱為國立第二中學。陳璉剛入學時還是國立四川中學，不久就改稱為國立第二中學。

揚州中學是江蘇的著名學校，也是全國有名的中學，各門學科的教學質量極高，尤以英文與數理程度為最佳。抗戰前的交通大學，大部分學生即來自揚州中學。當年遷校到了合川，教師有一部分留在揚州（後轉赴上海，成立揚州中學滬校），圖書儀器也大部留在揚州，教學質量受有一定影響；但在當時一九三九年最先成立的十四所國立中學之中，國立二中的教學質量還是數一數二的。陳璉雖然在杭州高中讀了一年級，在二年

級也僅上不足兩個月的課，那時上高中三年級，實際上等於跳了一年。國文、史地等課，對陳璉原是駕輕就熟的課程，英文也不吃力，吃力的是高三的解析幾何和物理。陳璉在杭師幼師科只學很淺的物理和數學，到杭高只讀兩個月的高等代數，那時一下跳到學

解析幾何和高中物理（張開圻和戴運軌主編，內容較深），感到萬分吃力，但陳璉有股倔強的勁頭，星期天也留在學校演習物理和數學習題；有時還參加學生組織的抗戰宣傳隊去下鄉宣傳。陳璉在杭州雖然已經讀了四年多的書，但整天忙著功課，和外界很少有接觸，更很少聽人談到國內的政治狀況，基本上是個循規蹈矩的女孩子，用陳布雷後來的話來說，陳璉這時還是「混混沌沌」的。陳璉進入國立二中以後，遇到不少江浙和上海來的學生，這些同學過去在上海見多識廣，又經過一番輾轉東西，萬里奔波到了四川，現在又安定下來了，求知慾特別殷切，大家都如飢似渴的閱讀書報。陳璉到了這個新環境裡，簡直像放出籠子的一只小鳥，在自由的天地裡任意翱翔。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情況較好時期，中共方面的書報刊物也可以任意售賣和閱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鄒韜奮的《萍蹤寄語》等書，在一般城市的書店中都可以買到。陳璉的同學中曾有幾位原來與中共有接觸的人，有意的來引導同學讀這些書報。陳璉就在這樣的時代大氣候影響下，思想上一般

蒙就接觸到當時所謂的進步書刊，加上有心的同學一引導，更是很快思想上和政治上成長起來。陳琇（細兒）在陳璉的鼓勵下，也在一九三八年夏季考取剛遷校到重慶的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亂離之中全家團聚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武漢失守前四日，陳布雷率侍從室二處人員由武漢乘船上行至新隄附近時，遭日機襲擊。日機對船頭俯衝下來，開動機槍掃射，船體四周激起的浪花飛濺。陳布雷時年四十九歲，急命眾人避入艙內臥倒。日機反復兩次掃射，船艙頂端也數處中彈。有數位衛士中彈身亡，有六個尉官重傷，陳布雷幸免於難。經此次空襲後，陳布雷一行改道由沙市，取道公路，經常德、湘潭而達南岳。至此陳布雷始函北碚王允默及子女告知脫險經過。侍從室在南岳作短期停留後，又轉移到桂林，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陳布雷才由桂林飛到重慶。十二月下旬，蔣介石去西北視察，陳布雷未隨行，抽空到北碚看望家眷。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後，陳布雷和家人分別了一年有餘，於今在亂離中全家才又得團聚。

怒火中燒嚴厲訓斥

陳布雷此時得知陳璉進了國立二中高中三年級，心中一面非常高興，一面又怕陳璉在學習上有困難，就找陳璉來詢問，並順便

了解一下國立二中的情況。陳璉告知父親改名的經過，陳布雷聽後連聲稱贊說：「璉字改的好，既諧音憐字，又和你姐姐的名字陳琇搭配，憐兒會用字」。陳璉的國文程度，陳布雷是了解的，怕的是在數理和英文跟不上班，特別問起陳璉的英文如何。陳璉一聽父親問到自己的英文，趕忙到臥室裡把自己

的英文作文送給父親過目。陳布雷一看陳璉的英文作文，已經達到當時《短篇英文背誦選》的水平，文法、用辭雖稍有不妥之處，但基本沒大錯誤，也能表達出自己的思想；一面看著，一面不住的點頭。然後，陳布雷又問起國立二中的情況，陳璉就把學校情況一五一十的告訴父親，說「學校實行全公費，有人覺得生活苦，我倒覺得很好，並且學校的教師和學生都是流亡到後方的，大家都很親切，學校的生活很活躍，經常下鄉宣傳，學校裡也常演話劇，辦壁報，舉行詩歌朗誦會和歌詠比賽，又有不少新的書報可看」。陳布雷聽到這裡，不禁警覺起來，就問「演那些戲？」陳璉很天真的脫口而出說：「像田漢的《前夜》啦，宋之的《放下你的鞭子》。」陳布雷聽了後，嗯了一聲說：「詩歌朗誦的是哪些詩？」陳璉回答說：「都是田間和艾青的。艾青的《大堰河》真好！」；並隨口朗誦起來：「大堰河！我的母親，……」。陳布雷趕忙止住說：「好了，好了，你們又看的是那些新書報呢？」陳璉不加思索的回答說：「過去我在杭高功課太緊，

沒時間，也沒有人介紹看新的書報，這次到二中，開始功課也不緊，人又多，見的也多，聽的也多，真是像古人說的，行萬里路勝過讀萬卷書。」陳布雷越聽越覺得陳璉已經成長成一個有思想有見解的女兒，同時對陳璉所說的「新書報」，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就問道：「那你看看了哪些新書新報呀！」陳璉說：「第一本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真給人開竅；鄒韜奮的《萍蹤寄語》和他與柳湜主辦的《抗戰三日刊》。」陳璉講到這裡，又靠近陳布雷跟前說：「爸爸，我看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講的真清楚。過去這些書你為什麼不介紹給我呢！」陳布雷聽了後，綳起眉頭，也沒言語，陳璉接著說：「從我們到北碚起，我天天都看《新華日報》，人家不像《中央日報》那樣，儘是騙人的鬼話。我們這裡的老師和同學都給《中央日報》取個名字，叫它造謠日報。」陳布雷聽到這裡，強壓心頭的怒火，板起了面孔問陳璉道：「你知道艾思奇、艾青、毛澤東，《新華日報》他們都是什麼人嗎？還有那個鄒韜奮，你都知道他們是一些什麼人嗎？」陳璉笑著說：「不知道，爸爸，你告訴我。」陳布雷怒火中燒，一拍桌子，厲聲說：「那些人是共產黨！共產黨巧言令色，最會宣傳鼓動，你們青年最容易上當！抗戰，抗戰，共產黨嘴上喊的響，實際它只有那兩三萬人，怎麼能敵擋著日本人的進攻。抗戰沒有國民黨是不可能的。共產黨最會宣傳，

講什麼它們在領導抗戰！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國民黨有二百萬大軍都敵不住日軍的進攻，他共產黨那兩三萬人都是活神仙，也不能領導抗戰。你已經中了共產黨的毒了，相信共產黨那一套宣傳，竟說《中央日報》是造謠日報。這怪我對你的教育太放手了，只有一年，只有這抗戰開始後的一年，你由一個混混噩噩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共產黨痞子了。唉！怪我呀！中共，中共，你真夠厲害的，你真是無孔不入，竟進入到我的家中來了。現在你已中毒很深；人各有志，你願意跟中共走，在國共合作時期，我也不能干涉。不過，我要向你表明我的態度，我是國民黨的忠實黨員，我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我完全不能同意你的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唉！真是禍起於蕭牆之內啦！」

舌槍唇劍慷慨激昂

陳璉聽了父親的這一番嚴厲的訓斥後，沉默了一會，然後傾出全部的思維能力高聲的說：「爸爸，你不是教我們要作時代青年嗎？要獻身到中華民族解放的大時代中嗎？你不是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嗎？要我們青年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奮鬥嗎？我要我們青年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奮鬥嗎？我看的這些書報，沒有一處不是講抗戰的；如果說這些書報都是共產黨的書報，那共產黨宣傳抗戰有什麼不好有什麼值得爸爸這樣深惡痛絕的呢！如果照爸爸說的我看的這些書報都是共產黨辦的，我看共產黨有什麼不好，共產黨倒真是為了國家民族，對個人作

最大的犧牲全力參加抗戰。爸爸你也調查了解一下，信《中央日報》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們同學中，只有那些醉生夢死，極端自私的公子小姐才相信《中央日報》。他們整天吃喝玩樂，沒有一處想到抗戰，沒有一絲想到前線的殺敵將士。爸爸，誰為國家民族，誰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在這裡不是一清二楚了嗎？你不是教我們說人要立志嗎？剛才我講的那些，就是我立的志。如果這個志有共產黨傾向，我也矢志不渝把這條路走到底。因為這裡是光明，這裡是正義，這裡是真理。」陳璉說到這裡時，激動得淚水都流了出來，然後揩揩淚水，輕聲的說：「爸爸，我走了。」陳布雷聽了陳璉的這番慷慨激昂的陳辭也沒作聲。陳璉走了以後，陳布雷眼睛漸漸被淚水模糊了，拿出手帕揩揩淚水，自言自語的嘆道：「憐兒真是個有出息的孩子，怕是要跟我走的不是是一條路了！」

陳布雷和女兒經過北碚這一番舌槍唇劍的論戰，思想上受到極大的震動！對以往看待共產黨的想法，也開始初次打了個問號。陳布雷由北碚回到重慶後，寫給在浙江的四弟訓奮的信說道：「此次回（北）碚，發現憐兒的英文作文居然比兄（布雷自稱）二十歲時還要寫得好，亦甚喜慰。至（陳璉的）思想問題，不能硬為糾正，須候其碰壁後自己覺悟。」陳布雷回重慶不幾天，為了照顧他的生活，就要夫人王允默遷住到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路二號侍從室辦公處的側屋居住。

(未完待續)